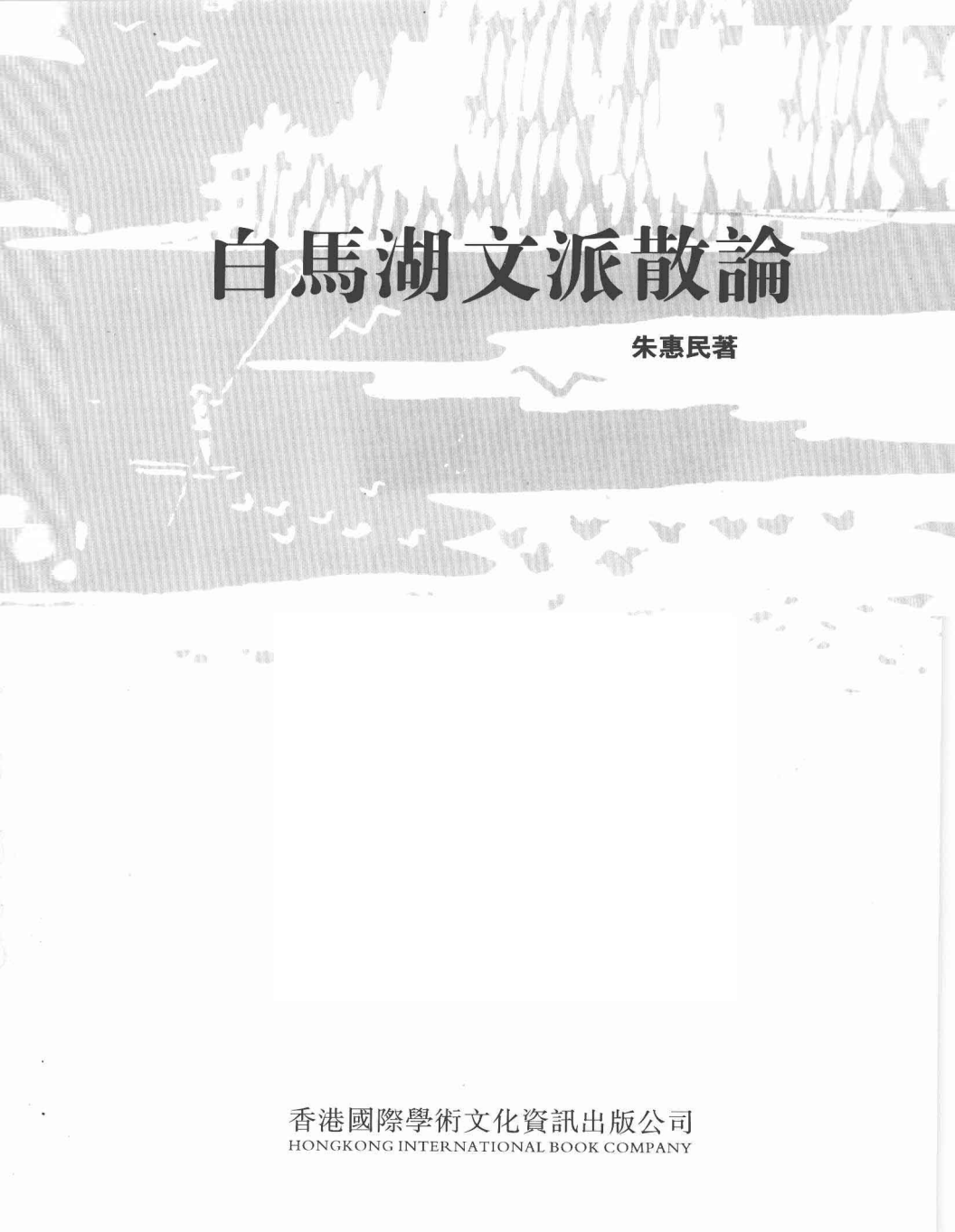




白馬湖文派散論

朱惠民著

香港國際學術文化資訊出版公司
HONGKONG INTERNATIONAL BOOK COMPAN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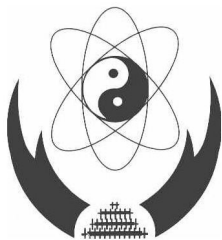


白馬湖文派散論

朱惠民著

香港國際學術文化資訊出版公司
HONGKONG INTERNATIONAL BOOK COMPANY

總策劃：香港國際學術文化資訊出版公司



白馬湖文派散論

著作者：朱惠民

責任編輯：張克偉

裝幀設計：梁志崗

出版發行：香港國際學術文化資訊出版公司

開本：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張：6.5

字數：180千字

2006年8月第一版

2006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000冊

ISBN:988-97080-7-8 定價：26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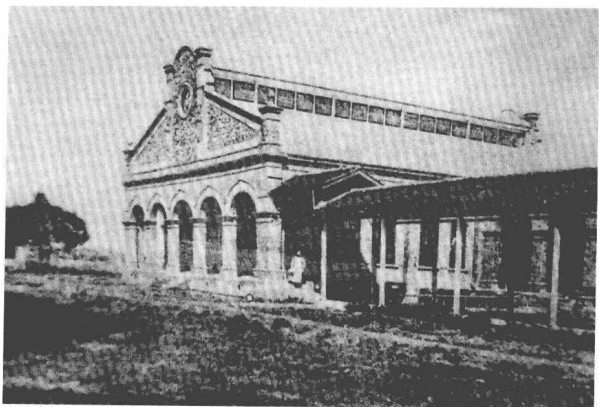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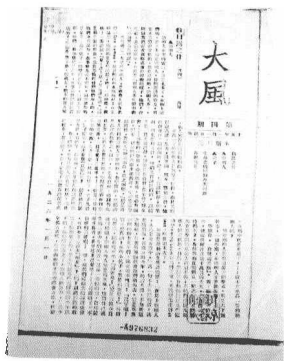
《我们的七月》1924年7月出版。
《我们的六月》1925年6月出版。
丰子恺以漫画手法装饰书衣,时为首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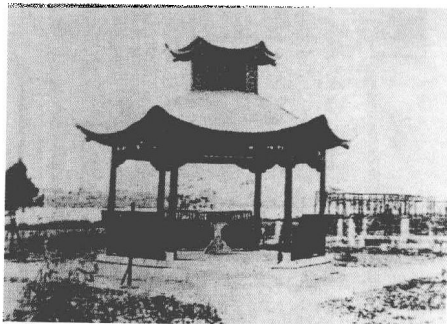
俞平伯初泛秦淮时赠给朱自清的一张明信片,并亲笔题诗一首:
“灯影粉香水上楼,粉香深处爱闻歌。柔波解学胭脂晕,始信青溪姊妹多。”背面是秦淮河畔夫子庙风景。



宁波省立四中讲堂，朱自清在此作过《我们对于文学的态度》的演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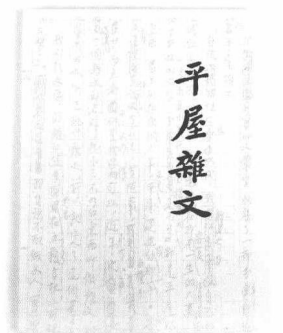


宁波雪花社社刊《大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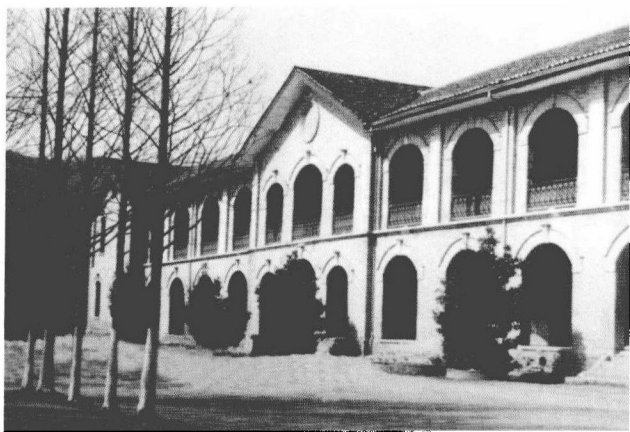


四中校园里的乐群亭，朱自清与刘延陵、丰子恺等在这里商议《我们》编辑事宜。

《平屋杂文》夏丏尊著。1935年由开明书店出版。书名作者自题。



夏丏尊故居——平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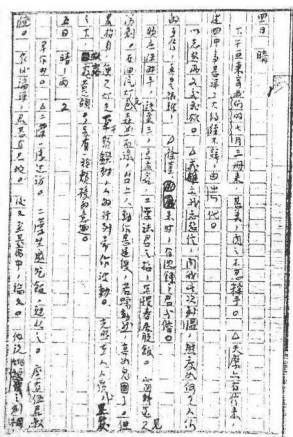
春晖中学的教学楼——仰山楼，夏丏尊等在此作过演讲。



春晖中学一隅。



春晖中学校报《春晖》。
图为朱自清《刹那》刊于
《春晖》第30期。



朱自清自1924年7月28日
起开始记日记，图为日记手迹。



朱自清长女朱采芷四岁时，丰子恺
作画，夏丐尊题字贺禧。后此画作为
散文《女儿》的插图发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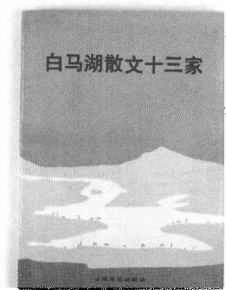


座落在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全景。



本书作者（右二）在春晖中学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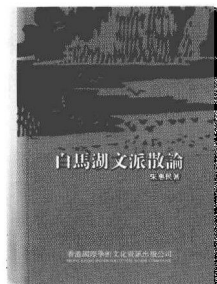
白马湖文派散论



《白马湖散文十三家》朱惠民选编。
1994年5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书对
现代散文“白马湖派”展开了具体翔实的
研究。为这一课题的深入研讨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



本书作者白马湖畔留影。



《白马湖文派散论》朱惠民著。
香港国际学术文化资讯出版公司
2006年8月出版。

目 录

白马湖：“五四”新文化的“驿亭”（代引言）·····	1
朱自清先生在宁波·····	13
夏丏尊先生与春晖中学·····	21
抒写对人生的观感 ——朱自清写于宁波诗文考析·····	29
朱自清在宁波事迹考 ——兼及上虞白马湖·····	45
语文教学中的“人格教育” ——朱自清在宁波教育生涯的探勘·····	63
宁波新文化运动记略·····	77
现代散文“白马湖派”研究·····	99
关于文学研究会宁波分会·····	115
论现代散文“白马湖派”·····	131
红树青山白马湖 ——《白马湖散文十三家》选编后记·····	157

朱自清在宁波事迹再考	
——读《朱自清日记》1924年册本	179
夏丏尊：白马湖文派的精神领袖	193
现代散文“白马湖派”再研究	201
白马湖作家与“五四”新诗的创新	221
白马湖讲演词考论	237

附 录：

荡漾着白马湖的气氲（王孙）	251
红树青山 秋水文章	
——读《白马湖散文十三家》（赵柏田）	254
清静的热闹	
——“白马湖作家群”的散文世界（张堂铸）	257
朱光潜与“白马湖派”（商金林）	271
论“白马湖文学”现象（王晓初）	291
后 记	307

白马湖：“五四”新文化的“驿亭” （代引言）

（一）

为拙编《白马湖散文十三家》（此书后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5月出版）搜访作品资料，前年春天我有幸来到白马湖畔作一次短暂的文化之旅。白马湖位于绍兴上虞境内。从宁波乘车到一个不显眼的小站驿亭下车，大约走六、七里路程便可抵达。这个驿亭，当然是一个极小的车站，“在（上虞）县北三十里，驿亭堰旁”，距春晖中学约一千九百步。然而，它又何尝不是中国“五四”新文化的“驿亭”？我思忖着。伴我同行的是《朱自清全集》责编吴为公、李树平两先生，他们为寻觅朱先生的佚文也去春晖中学探访。白马湖缘何引起当今文化人的兴致，许多人不约而同地来到她的身边？原来，在中国“五四”新文化开创期的二十年代，那里曾是文化名人一度荟萃之处，朱自清、夏丏尊、丰子恺、朱光潜及俞平伯等适在春晖任教或讲学。他们又多在宁波省立四中兼掌教鞭，一周之中，三天在白马湖沐浴“山间明月”，另三天在奉化江边吹拂“江上清风”，欣然地做着“火车教员”。对此朱自清曾给友人的信中说：“半年来弟仍碌碌两校，火车生活，竟习以为常矣。”就是在火车上，朱自清他们

本文原载《宁波日报》1993年10月13日、10月14日第8版，以及《浙江日报》2004年4月2日第15版。代引言时，有所增删。

仍忙着切磋文事。1924年3月间，朱自清和俞平伯由春晖乘车返宁波，他俩在车厢里兴致勃勃地酌改白采的《羸疾者的爱》诗稿。此事平伯曾作如是记云：

“三月间游甬带给佩弦看，于柠檬黄的菜花初开时，我们在驿亭与宁波间之三等车中畅谈之。”佩弦说，“白采作品意境音节俱臻独造，人物的个性颇带尼采式。”足见其兴味之盎然。隐约记得朱自清记白采文中插印了一张照片，是白采“立在露台上远望的背影”，照片上有白采的题辞：“佩弦兄将南返，寄此致余延伫之意。”可见朱自清对白采印象之深。

从前龚定庵奔波于北京与杭州之间，柳亚子说他“北驾南舛到白头”。朱自清们奔走于两校之间，虽未劳瘁到白头，只是短短的几年，然由于当时的春晖、四中都浸润着“五四”新文化的精神，文化氛围诗意沛然，故尔他们都乐此不倦。尤其是春晖园，由于家眷耽此，彼此相聚便愈多，正如朱光潜所说的，“春晖范围不大，大家朝夕相处，宛如一家人。佩弦和丐尊、子恺诸人爱好文艺，常以所作相传观”。噢，我明白了，白马湖原来便是中国新文化开创期的一个文学沙龙。这确是一个具有高雅文化气质的沙龙，它以夏丐尊、朱自清为轴心，团结一些志同道合者和师承者的自然形成。参与的人不多，但它拥有一种精神、一种气质，这是参与者表现出来的人文精神和完美的人格力量。而这，正是这个文学沙龙所独有的文化价值。我在春晖园及对白马湖文化史料的研读时，便处处留意寻觅这个沙龙的踪迹，力图梳理出一个头绪来，所成的便是那本《白马湖散文十三家》作品集，以及其现代散文“白马湖派”的论证。

(二)

不独如此，白马湖的湖光山色也令人留连忘返。我们一行踏着当年朱自清先生走过的小径，一路领略他彩笔勾勒的白马湖风姿：“山是青得要滴下来，水是满满的，小马路的两边，一株间一株地种着小桃与杨柳。小桃上各缀着几朵重瓣的白花，像夜空的疏星。杨柳在暖风里不住地摇曳。”白马湖的风光，虽没有西湖那么秀丽，但富有自然气息和原野风味。来到她的身边，给了我一种真正的休憩。自然就是美，从作家心灵深处创造出的大自然就是美文，当我们欣赏自然美时，通体感到一种如恩格斯所说的“幸福的战栗。”

我国有许多静态之湖，但真正称得上“静情相融”之湖的，我想恐怕只有白马湖了。正是由于白马湖的静，使当年的夏丏尊先生在平屋的深夜作种种“幽邃的遐想”。这平屋如今成了先生的纪念室。这座寓意平凡、平淡、平民的小屋，眼下由他的玄孙居护着。屋内夏先生手植的那棵梅树，虽已苍老多节，皱皮斑驳，但绿叶枝头却还生机勃勃然。主人指着靠山的小后轩介绍说，这是夏先生的书斋。我清楚，当年夏先生就在这里读书、写作；夜间，松涛如吼，霜月当窗，他常常在一盏油灯下工作到深夜，不以为苦，反而感到萧瑟的诗趣，独自个生发种种幽邃的遐思。这诗趣，蕴蓄在先生的脑海，流淌于笔尖，便发为耐人咀嚼的文字：时而恬淡，时而激越，流贯于“剑”与“箫”之间。那部风行几十余载的译作《爱的教育》，当初就是在这里完成的。同行的吴先生也作介绍，丏尊师是流着泪翻译此书的。他动情地说：诚如夏先生所言，这不是悲哀的眼泪，而是惭愧与感激的泪花。因为书中叙述亲子之爱、师生之情、朋友之谊、乡国之感、社会

之同情，都近于理想的境界，虽是幻影，使人读了觉得理想世界的情味，以为世间要如此才好。于是不觉就感激了流泪。这书原题为《心》，夏译作时改为《爱的教育》，他认为教育不能没有情爱，没有情爱的教育就像无水之池，总是空虚的。

我明白了，夏先生回到远离尘嚣的白马湖追求的正是这样一个恬静的理想世界……。的确，白马湖这里没有骚扰，没有客套应酬，人与人之间情感是那样纯真，就象清澈的湖水一眼见底。恍惚间，我觉得夏先生仿佛正操着浓重的上虞乡音在与春晖学生畅谈爱的教育，抑或和乡亲们喝茶聊天笑语融融。我喜爱白马湖畔那醇和的学风乡风。我想，都市的浮躁，如若经山水间生活熏陶，定能把心头的烦躁和皱折慰抚得平平展展。人与人的关系也会因为寂寥而变得亲近。尤其是当你站在幽雅宁静、超然脱俗的平屋前，“看看墙外的山，门前的水，又看到墙内外的花木”，“风来不禁倾耳到屋后的松籁，雨霁不禁放眼到墙外的山光……”这就是白马湖静情相融的妙处。

（三）

朱自清先生说过：“我爱春晖的闲适！闲适的生活可说是春晖给我的第三件礼物。”是啊，到白马湖的人无一不爱这山水间的闲适生活。我们下了火车，从驿亭走往春晖中学，不多久便望见了白马湖，湖水是碧澄澄的，波平如镜，临镜一照，又看见了“山荫道上”那样的景色，苍润的山峦、蓊郁的林木，真是秀色夺人。加之四周静谧，从闹市宁波到这么一个安静秀丽的去处，顿时感到心旷神怡，颇有世外桃源的想头，殚人流连安居，觉得这里不啻是个读书治学的好地方，而且是文化人忙中偷闲的佳

境。

“闲是文明的母亲”，一切文明制度的优美大抵是由闲暇中研究出来的。闲适，也属于一种生活艺术，“闲得其道，非特无损，而且有益”。中国新文化人中，有相当多的人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再加以一些人又生活在内忧外患交织的年代，迁徙无常，极不安定的生活境遇，如何求得心理的平衡和体力的支撑，每每借助于传统观念——随遇而安，乐于天命，苦中自我解脱。红树青山白马湖使他们能静参自然妙谛，托花木葱茏以怡情，得到休息的调剂，从而舒解自己的心境，并获得创作的感悟。

朱自清白马湖题材美文，便是这种产品。他的闲情美文《白马湖》，写得情浓墨淡、疏密有致，宛如写意画。白马湖的“湖光山色从门里从墙头进来，到我们窗前，桌上”，虽为暗写，倒反而令人感到湖光山色之无垠，清新之气扑面而来。

俞平伯当年（1924年春）去春晖园探访挚友朱自清，佳构《忆白马湖宁波旧游》，写他夏丐尊家宴后偕佩弦晚归路上，充满优雅的清闲情趣：“饭后偕佩弦笼烛而归，傍水行，长风引波，微风耀之。踽踽并行，油纸伞上沙沙繁响，此趣至隽，惟苦冷与湿耳，归寓畅谈至午夜始睡。”

对句散语、错落有致，文辞简洁而洒脱，透视出作者的适意闲情。俞平伯擅写闲情美文，“五四”新文化开创的中国闲适散文流派，以周作为领袖，三十年代林语堂跟紧，在四十年代则由梁实秋承继。白马湖作家诸如俞平伯自为其突出的代表。他作品形式上的“冲淡平和”，是这一流派艺术上的一个显著特点。试读一下周作人的《喝茶》、《故乡的野菜》等篇什，以及俞平伯的《中午》、《春来》等作品，无不使人感到这种“冲淡平